

廢

說

此書較文筆作法以
鄉賢所著故購度之

一函八冊

道光辛巳仲冬鐫

紀曉田先生續說

懷清堂藏板

癡說

予生不幸幼年卽失父教而性復癡頑不克自勉年
至廿三始恍喻於善惡兩端而遭際坎壈因以廢學
堅貧忍劇放縱自由嗣又攜眷宦遊湖海飄泊十數
載蹭蹬官場非惟文章一途久如隔世而敎子之說
亦所無暇乃勢處益困又適中年喪耦兒幼女稚累
多時迫自揣半生淪落斷難再期擔荷而已僵之蠹
餘絲未盡因於辛未署任縣州公餘稍暇時索适兒

課藝自爲閱看乃微特轉折不順並無一句成文細求其故自係不懂虛字不明承接所致因爲苦思極想勉將起承轉合用筆用意之大概肖以俗語解之又將眼前常用虛字牽繩強合亦肖俗語口氣字字加以注解錄寫成本日與講看亦無可如何之意乃不數日而居然語句清楚虛字明順則起首一層竟似借此聆悟而開口便要說題粘於句下不能撇開題字自發議論此又俗庸枯窘不能靈活之故較之

入手更難喻導因以復爲推敲知必人情世事不明
所以心思理路不開遂又擇將成文中憑空發端之
筆隨意摘錄數條講之使知乃經議未幾伊卽漸知
推空說理可見讀書雖無巧逕教讀亦有捷法以故
每逢無事卽將平素得聞於古人舊有之說並自己
見聞所及之理一任管窺蛙見率意狂書隨得隨錄
漸至成本而自爲有見凡於形容世態人情之處固
不免於創謬苛激而半生躬經親試確非盡出於無

稽語雖多近於粗淺理或無背於聖賢懸空立議筆意似超或能矯俗庸板滯之陋意多雙行式對如比亦可去枯窘合掌之病有論必辨遇辨乃駁卽文章反正開提之筆翻舊爲新解奇入正亦筆意矯變圓通之道此森窮思臆見意爲初學作文者傳一用意之法而各條各義一句一理反正顛倒四通八達處皆可摘爲分股立柱之意是又不惟傳法並直代爲備意而其迂狂偏妄類多可駁尤足觸發初學之

心思而拋磚之意原卽所以冀以引玉也且語旣粗
近意又淺顯用以啟蒙似亦可以易於領會顧此係
森之初意亦偶藉以自遣乃此心一用竟至動靜食
息一有所觸便有所會並須趕忙錄出否則轉念卽
失數日爲之不快抑欲罷不能亦猶有所謂情不自
已者紙上空談原無多奧體之於已亦不必果如所
言而發端且爲課藝起見然而心思智慮時役於此
觸類驚心較之日逐於榮辱炎涼聲色貨利而終不

一反究似稍益於身心况每憶鄉井舊交零落而三
三辭契頻承厚望愧無一酬錄此附便寄政或於老
日長天陰晴寂寞偶邀一閱恍如當年覲面談心紛
騁橫議而較之寒燈舊雨徹夜狂辨者更增別後多
少老泪並以邀鑒五十年閱歷鄙見所及猶尙若此
或藉幸示針砭俾知病痛則森雖熟中全無而一息
尙存此生何可以自歇矧志矢同盟跡阻萬里則此
中舊恨新愁勢難筆道而素願虛負行年半百壯心

非昔遙憶一情彼飛顯騰達之念既不敢存而退老
重晤之期知在何時則所恃猶可代以無殊於面談
者亦惟剩此幾段妄議耳顧復何所避忌而尚欲逃
此般門弄斧之謂此又寒蛩泣露塞雁悲羣之所以
語不擇音而甘勉蹈妄於憑情癡說者也

嘉慶壬申冬月雅州府署勉癡自記

癡說卷之一 寄見

河間紀蔭田先生著

長白保慶雲門校對

瀛海戈熾柳堂編鐫

道不終窮亦有積重難返之時會理無長滿亦可持盈保泰於幾先

道不終窮而間有積重難返者究尙未窮於至極窮極則斷無不返之理理無長滿而恆有益盈弗溢者究尙未滿於至極滿極則斷無不溢之道

古今常治而不亂則陰陽無消長之運天下常亂而不治則聖賢無補救之權

陰陽有一定之消長權在天而不在人盛衰無不轉之氣機道在人而不在天

聖人作禮樂以化風俗而後進之禮樂已開亂俗之漸先王設刑政以杜流弊而末世之刑政乃爲滋弊之端

天下無不朽之物惟功垂於世則百世不朽人生

無不窮之術惟德備於身則終身不窮

一旦之失百年補之而不足百年之業一旦棄之而有餘一日之言終身行之而不足終身之行一日言之而有餘

一物無存無物不照備物以待物責望者來無已時而措施者立見窮期無物不容一物無礙因物而備物已集者應且不暇而踵至者待以何術

道無論乎進退而倫理所在惟當行其心之所安

時勢不可圖而心與義合進亦可退亦可事不計及成敗而名教所繫惟當盡其力之所能天定原可勝而力爲時紹成亦榮敗亦榮

氣數有升沈於事能濟身可存亦可殺境遇有順逆於志無損道可同亦可異

天道不可測而已往之循環確爲共見之端倪人言難遽信而千古之是非何非同聲之好惡

事非親歷莫明其實人經眾論自見其眞

非眞豪傑道不出此十字

炎涼粹志向險阻鑄精神

事可殺身皆爲順境身能死事卽亦甘心

熱中須懷古鑒旣往富貴功名行雲過眼則我心
自淨窮處還讀書知從來忠臣孝子異事同情而吾
志以雄

新進輕銳喜功與庸懦畏罪起釁均一僨事然而
天下禍患之起於激成者尙能救起於釀成者無可
爲倉皇激變疑畏猝迫於逼用寬法以蘊之輿情不

方黃何嘗不是君子而靖難之兵遂不可止

抑而自平因循釀癱則積重勢有難返用寬法不行用嚴法亦不可行讒佞朋比爲奸與忠直意見參差同爲禍本然而國家大事之敗於小人者猶可爲敗於君子者弗能救小人肆志賢愚共知其惡反其道以正之人心不賞而皆快君子相爭則是非兩不相下反其道不能行從其道亦不能行

動靜之間皆有所感而感之無背於義則禍福利害不能撓其心進退之際均有所存而存之一依於

仁則窮達顯晦不能率其性

天下之事惟一人獨任之而後知物望之深一人之心惟天下共見之而後知吾性之大

聖狂之分祇爭一念而上知下愚亦有不移治亂之幾惟視其德而薦害並至雖善莫挽

愚知性成固有難移然而亦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况愚或難移爲知而聖如罔念能無作狂之慮如謂上知則自無罔念是又間世特出之未可預期而並

不必果有其人禍亂已成雖善不救然而撥亂無策
總勝助禍况禍亂已極於不救而君子不用終無反
正之期雖云亂極有必反之道而其天理人心之藉
恃猶存非維持末路之力

除天下之積弊義貴獨斷無以跡涉違眾觀望因
循顧從來之法無不弊於情如有可通而過裁舊有
必生寡恩之怨興國家之大利務在及時無以事屬
創舉畏難苟安顧草野無全輸之利於公非關多益